

# 张晴念从上海挖来一个首席经济师



李子悦 著  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告别大学生活后，我来到南京。不久后，我进了一家网络公司，老板姓陈，也是80后，他让我负责搞影视。慢慢地，我周围汇聚起一些人：纯真可爱的苏小嘉；为了能进男朋友家显赫的大门刻苦准备公务员考试的乌朵灿；为了梦想从小城市逃逸出来的十朝；曾经是我的初中同学、现在已嫁为人妇且腰缠万贯的张晴念……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张晴念请我吃饭，为我买贵重的鞋子，还帮我还清了信用卡的欠款，在她温暖的井里，我过得很舒适。很快，苏小嘉要回来了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晴念，她显然不高兴。苏小嘉回来了，我惊讶地发现她怀孕了，而且她已经决定要生下我们的孩子。我不顾张晴念的不高兴，搬出了酒店。

## 都市情感

### 张晴念把公司让给我了

这天早上，我和苏小嘉匆忙赶到公司，刚到门口张晴念就对我说，等会公司开早会，让我们准备一下。几分钟之后，我和苏小嘉都到了会议室，里面已经坐满了人。

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起来主要是宣布公司一个决定，关于我们公司的人事变动。鉴于柴柴这几个月的能力和贡献，为了公司更大的发展，更快地上市，我自愿让出我在本公司的所有股份，决定任命柴柴为时节商贸董事长。从下个月开始我将不再担任本公司的任何行政职务，只是作为顾问，辅助公司决策。

张晴念说完，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坚定，神情飘逸。瞬时，场内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。

这是什么鬼把戏，难道我真的错了，难道张晴念和我在一起，仅仅是为了默默地培养我，暗暗观察我，使我成为商界奇才，财富少帅？难道我和她之间根本无关爱情？难道只是我多想了？可是再怎么样她也不应该把她的资产全部给我啊，除非她疯了，或者她打算嫁给我，哦，我又多想了。

我站了起来，走到台前，和张晴念粗糙地握了一下手，稀里糊涂地接过了委任状。

下午，我们又去了工商局，办理了转让手续。

晚上，我、张晴念、苏小嘉还有十朝，我们一起吃了晚饭，这是我们四个人第一次在一起吃饭，像履行某项职责或者程序一样，怀着各自的心绪吃着，现场一片突兀，最先离场的是十朝，他好像奔赴战场那样，吃完就走了，没有人阻拦，剩下我

们三个人越吃越慢，像无声电影里的慢镜头。

但很快张晴念就对苏小嘉提出了一个请求：要我假装是她孩子的父亲，去上海参加一个家长会。

### 我给张晴念的儿子当了一回爸

在上海，一切很顺利。张晴念喊了我先生，小孩子喊了我爸爸，我们临时拼凑的一家三口，根本不是开家长会，更像是奔赴一场校方精心编排过的盛大酒会，大厅内张灯结彩，彩旗飘扬，更有管弦乐团卖命助阵，视线所及无不富丽堂皇的样子，男的衣冠楚楚，女的胭脂粉黛，一个个道貌岸然，不苟言笑，手举高脚酒杯，说着蹩脚的happy happy。

本次酒会张晴念唯一的收获是认识了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会计师，她们从一开始就谈得很投机。可能是音响嘈杂所致，她们最后干脆手拉着手跑到空旷的休息区尽兴地聊天去了，丢下我一个人和假洋鬼子互相恭维，那种恶心，你完全可以想象成从啤酒杯子喝进喉咙里一只苍蝇，而且是那种绿色的。张晴念决定把那位小会计带回时节，做我们的首席经济师。小会计自我介绍说她叫米送来，就是钱送钱的意思，说完自己先笑了，张晴念随后也陪着米送来笑了，只有我无动于衷。说实话我不喜欢她，她一脸的优越感让我不喜欢她，似乎她稍不留神写错一个字，整个中国都要通货膨胀。

张晴念见我反应不够，便指着我说，这是我们的柴总。米送来几乎把手伸到了我的腰带里，说，柴总好。我勉强笑了笑，伸出手来，和她握了，算接纳了

她。米送来很快又把手伸进了张晴念的腰带里，腰带上正好别着张晴念的手，她们牵了起来，缠绕着女人的美丽和魅惑。

张晴念的儿子还不错，偌大的别墅，他从不感到孤独和害怕，也不吵闹，自顾自经营着他为数不多的童年，除了学习成绩张晴念从不担心他，只是他的生长环境太过于优越，金钱气氛太重，世俗价值是否会唤醒并击破他的纯真，谁也不知道。记得那天我一进门，两个女佣就低头鞠躬，喊，少爷回来了，由于我小时候没做过少爷，当时一听以为是喊我，吓了一跳，后来一回头才发现，他个子太小，藏在我后面，是喊他。

从上海开完家长会刚一回来，公司就又忙着开始了对来年工作的部署。

张晴念整天和米送来粘在一起，和我说话的时间更加少了，但只要看见我，总是要对我点点头，以显示出我们的关系如昨，尤其是米送来见到我就笑，也不管我爱不爱看，总是一厢情愿地张着嘴，看样子谁也没有她兴奋，尽管她整夜整夜地加班，忙着塞红包，忙着核算财务，但她总会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对我投以浅浅的笑。我问苏小嘉这是为什么啊，她说可能巴结你吧，你毕竟上个月就是老总了啊，我说没这么单纯吧，苏小嘉说难不成还潜规则，说完我们俩哈哈大笑。

### 张晴念又出现在了南京的一个医院里

我要十朝再忍一忍，但他还是没有忍住，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，起了冲突。和他干上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张晴念面前的大红

人米送来，张晴念自然没有放过他，打了他一耳光。这一耳光是彻底打醒了十朝的头脑，打回了他的原形。他哭着对我说，即使他再怎么努力，也是徒劳，他愿意认命了，说到这里，我的心在流血，我说我们这么年轻怎么就能认命呢，他说他明天就回老家，他天生就是农民的命，不应该跑到城市来，他又长吐了一口气说，不想折腾了，老了。

突然，他话锋一转，激动地说：张晴念今天打我不仅仅是因为我冲撞了米送来，还因为我发现了她们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所以她们要赶我走，以防坏了她们的好事，不过你放心，有一天你看得出来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出来帮你。也许你现在以为我是在说大话，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你现在已经陷入她们的骗局了，至于后果到底是什么我现在也无从预料，不过我手上确实有一些证据，这些证据只有在最后关头才起作用，所以我现在并不打算给你，你能理解吗？

我听得一头雾水，但从他说话的表情和我们的交情来看，完全值得相信。

我说好，但愿我们下次再见都相安无事！

这天早晨起来，苏小嘉说肚子又疼了，怕有什么差错我赶紧陪苏小嘉去了一趟医院。正巧张晴念也在，更巧的是张晴念还穿着白大褂接待我们，一会儿给我们倒水一会儿帮我们排队，一切像初次在上海的那家医院看到的那样，或者比那还热情，也更专业。B超的结果一出来她就拿了过去，笑了笑说，一切正常，好好保养。
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忍不住对张晴念道出了我的疑问。

是这样的，别说是你，就是我自己到现在也还没反应过来怎么一下子跑到了这里。以前在上海的那家医院辞了辞了，但昨天夜里突然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，说是这边联网的医院有一个病号病危，急需组织专家会诊。那边的意思是让我出面配合一下，出于职业的敏感性，我还是过来了。你说我这么好的精湛技艺不用干吗呢，我们为会员服务，对吧？

张晴念说完，就开始扯掉自己的白大褂。

你不呆在这儿了吗？完了。张晴念长舒了一口气说。

什么完了，病号完了？看你说的，我来这里他还能完？已经转危为安了！走，我们一块回公司吧，我忙完了。张晴念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苏小嘉，动作轻柔，表情温暖，完全不像我们的老板，我们之间更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不愉快，哪怕一丁点的分歧也没有。所以我们三个人此刻走在一起，就像是一堵坚不可摧的墙，任时间轰隆隆地驶过，我们面不改色，我们的脸上堆满了一尘不染的笑容。

这最惊心动魄的三天，一切都按照我的预料有序而平稳地进行着。公司没有任何异常，发传真的发传真，翻译外文网站的忙着翻译，开会的开会，空调也嗡嗡叫着，吐出来大片大片凉爽的水汽，让人的火气瞬间酥软下来。我感到惬意而轻松，我担心的事总算没有发生，我最怕在易主的时候暴乱，比如更换班主任，比如企业合并的时候，我无不惴惴不安，所以一旦时节能平稳过渡，每个员工我将奖励一千元。

# 兵临城下，杨忠大胆使用很久不见的却月阵法



付遥 著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《猎天下》讲述了那个英雄遍地走、豪杰比狗多的南北朝时代，杨忠、杨坚、高欢、侯景、宇文泰、独孤信、李虎等一世枭雄浴血奋战，终结三百年大分裂、大黑暗乱世的英雄史诗。七千契胡铁骑破百万叛军，七千白袍将士攻三十二城，经四十七战不败等恢宏的战场景象在书中一一体现，更有儿女之情令人荡气回肠！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杨忠到南方加入了梁军，几年后，杨忠从一个瘦高的少年成长为肩宽体阔的游骑校尉。梁军攻克涡阳，杨忠趁着没有仗打，带着手下五六十士卒在城北校场练兵。就在这时，有斥候骑兵前来禀告：涡阳城外出现数百魏国骑兵，追逐七八名骑兵护送的追锋车，正向城门奔驰。杨忠带领部下前去防御。

## 人文历史

### 却月阵法

北海王元颢失去往常气势，披挂骑兵短铠，战马口吐白沫，就要支持不住，身后的追兵穷追不舍，他只好不顾一切逃往被梁军占领的涡阳。突然一队骑兵迎面而来，梁军大旗迎风招展，战马交错的时候，元颢发现对方仅有五十多人，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：“我是魏国北海王元颢，从洛阳投奔梁国，后面有魏兵追杀。”

杨忠立马高头向远处观看，追兵绕出森林，尚在七八百步外，被追战马已经脱力，肯定无法逃脱魏兵追杀，心一横，大声命令：“下马，结阵。”

萧衍手扶垛口，居高临下，拧起白眉俯瞰城外，梁军将领和大臣环绕身后，他手指城外难以置信：“这游骑校尉胆子不小，对面五六倍敌军，竟敢背城迎战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陈庆之拱手禀报：“此人名叫杨忠，几年前从北方逃亡军中。在涡阳之战中，我率领他的两百骑兵奔袭骆驼，击破魏军元昭前锋。”

萧衍大声吩咐左右：“将步辇移至城头，我要亲自为这名游骑校尉助威。”

陈庆之遥望烟尘滚滚的敌人骑兵，认出杨忠布阵的架势：“杨忠十分胆大，相生相克之法还没有练好，就要与魏军交战。”

萧衍坐于步辇，仔细看着杨忠布阵：“相生相克？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阵法？”

陈庆之站立在萧衍侧面，目光不离杨忠布成的阵形，相生相克战法首次临敌作战，五十对三百，人数相差悬殊，不禁为杨忠暗暗担心。陈庆之压制心中紧张，为萧衍详细描述刘

裕北伐的经过：“东晋义熙十二年八月，刘裕发兵五路，准备逆黄河西上攻打后秦，便向魏国请求借路。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恐刘裕以借道为名，北上攻魏，拒绝谋臣崔浩提出的‘假之水道，纵裕西人，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’的策略。遣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，率领步骑十万，屯驻黄河北岸，监视晋军动向。”

“刘裕借路未成，依然按计划划行军，初八，水军进入黄河，刘裕亲自率步兵沿河西上。北岸魏军见此情景，以数千骑兵随刘裕水军西行，袭扰迟滞晋军。刘裕派军至北岸攻击，魏军立即退走，晋军退回黄河，魏军复来。为摆脱魏兵侵扰，刘裕派白直队主丁口，率七百人战和车渡河，对却月阵进行合围，因此只有在长江黄河等大河才能使用。”

萧衍立即明白：“却月阵对地形要求太苛刻了。”

陈庆之继续说出阵法缺陷：“却月阵防守时威力巨大，追击时遭遇强敌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。故此却月阵难以移动，只能被动挨打，并且兵器的配置细致入微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全军覆没，这就是却月阵再也无人能用的原因。”

萧衍的两道白眉纠缠一起：“既如此难用，你为何要提到却月阵？”

陈庆之说到关键处，反而越说越慢：“却月阵暗合兵种相生相克之法，只要能练出这种战法，我们即能战胜胡人骑兵。”

萧衍手指城外杨忠的阵形：“这游骑校尉布出的可是相生相克之阵？”

陈庆之点头应是，萧衍追问：“何为相生？何为相克？”

涡阳城下，马佛念率领三小队士卒向三个方向高速飞奔。魏军将领果然中计，分出

者相积，晋军阵斩魏将阿薄干。魏军退还畔城，朱超石和胡口等率骑兵追击，激战竟日，大破魏军，斩获千计。此战震慑魏军，魏明帝听从谋臣崔浩建议，不再与晋军为敌。”

### 相生相克

萧衍突然打断陈庆之：“刘裕凭借却月阵，竟能以两千七百步兵破魏军三万骑兵，这种阵法为何昙花一现，此后再无人使用，让人疑惑丛生。”

陈庆之对却月阵有深入研究，坦然回答：“使用却月阵要掌握制水权，凭借河水保障阵形后方和侧翼安全，战船可以对阵中将士增援和救援，如果背靠小河，敌军涉水渡河，对却月阵进行合围，因此只有在长江黄河等大河才能使用。”

萧衍立即明白：“却月阵对地形要求太苛刻了。”

陈庆之继续说出阵法缺陷：“却月阵防守时威力巨大，追击时遭遇强敌，就有被歼灭的危险。故此却月阵难以移动，只能被动挨打，并且兵器的配置细致入微，稍有不慎，便会全军覆没，这就是却月阵再也无人能用的原因。”

萧衍的两道白眉纠缠一起：“既如此难用，你为何要提到却月阵？”

陈庆之说到关键处，反而越说越慢：“却月阵暗合兵种相生相克之法，只要能练出这种战法，我们即能战胜胡人骑兵。”

萧衍手指城外杨忠的阵形：“这游骑校尉布出的可是相生相克之阵？”

陈庆之点头应是，萧衍追问：“何为相生？何为相克？”

涡阳城下，马佛念率领三小队士卒向三个方向高速飞奔。魏军将领果然中计，分出

三支骑兵从队中驰出，绕开敌阵追踪而去。剩余两百多名骑兵聚拢一起，缓慢向前移动，像一块铁板向梁军阵形压来。

陈庆之俯身为萧衍解释：“陛下请看，强弩克制远奔驰的骑兵，两军相接后，我军长槊，将像刀山剑海一般挡住骑兵。敌军骑兵只好下马步战，我军身披重铠步兵的左盾右刀向前，克制手持长槊的步战敌军。退后的长槊兵换成弓箭，乱箭齐发，大量杀伤敌兵，一会儿给我们倒水一会儿帮我们排队，一切像初次在上海的那家医院看到的那样，或者比那还热情，也更专业。B超的结果一出来她就拿了过去，笑了笑说，一切正常，好好保养。”

萧衍曾经战阵，立即明白，继续追问：“何为相生？”

陈庆之手指杨忠阵形说：“陛下，现在敌骑在三百步外，我军士卒弃刀枪用弓箭，射杀敌军骑兵，此为枪兵生弓兵。索虏骑兵接近战阵，我军弃弓箭用长槊和刀盾，弓箭兵生长槊兵和刀盾兵。胡骑被克制，必不肯坐以待毙，骑兵下马步战则生步兵，此为兵种相生。”

涡阳城外的梁军布成阵线，前三排士卒半跪在平人高的金花狮子盾后，长槊整齐躺在地面指向敌兵，弓箭下垂。后排士卒弓箭虚张，簇头指向天空。杨忠策马入阵，将缰绳交给身边士卒，解下腰间环首刀扔在脚下，低头卸下背后箭囊，左手弯弓，右手紧扣三支长箭，口中大喝：“兄弟们，听我号令，一齐放箭，一箭一个，不许虚发。”

魏国骑兵放缓速度，抵达梁军阵前两百步，领头将领仔细打量这奇怪阵势，按照以往打法，梁国步兵绝不敢硬抗五六倍数量的魏军骑兵，这些梁兵在搞什么玄虚？魏将一声令下，骑兵缓慢压向梁兵。

### 箭在弦上

马蹄声震天动地而来，梁军士卒知道骑兵厉害，他们首次在平原地带用步兵硬挡铁骑，不禁胆寒。杨忠看出他们紧张，心中计算清楚弓箭射程，向前几步冲到阵前，面向士卒安排战法：“我们弓箭射程可达一百五十步，这是我们射杀敌兵的最好时机，自己数数，射倒几个记在心里，到时候论功行赏，不许抢别人的。”

宋景天大叫：“我簇头上刻着一个王字，别跟我抢。”

敌军骑兵并非弱旅，在两百五十步左右开始奋蹄加速加鞭，速度不断提升。烟尘翻滚，马蹄声震天，敌兵面目狰狞，簇尖在阳光下熠熠闪耀，风驰电掣压来。

杨忠转过脸来，笑着对元颢说：“大王，手痒了吧？”

元颢伸手向贴身护卫：“把我的弓箭拿来。”

护卫从马背上解下两头尖尖，样式简陋，却比梁军弓身长出半截的大弓递过来，元颢抽出五支弓箭扣在手中，向杨忠说：“来，比比。”

魏国骑兵到达两百步距离，宋景天着急起来：“两百步了。”

“一百八十步。”杨忠等魏兵更加接近，大声命令：“搭箭。”

梁兵长弓半开，长箭向地，留着余力余地，元颢轻轻一笑，暗笑梁军弓箭软：“哼，进入我反弓箭射程了。”

“一百六十步，满弓。”杨忠眼睛死死地盯住黑压压的敌兵，报出距离。

梁兵五十多张大弓拉圆斜向天空，蓄势待发，敌军骑兵经过一百步距离加速，进入弓箭射程时，速度提至极限，马蹄声就要把大地震裂，梁军阵形就像浪中的小船，左右摇摆。